

書

嵩書卷之八

文林郎登封縣知縣傅梅元鼎撰

黃裔篇

外方長曰大戴記宰我問孔子曰黃帝非人與榮伊令何以稱黃帝三百年也孔子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亾而人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孔子時有老子者祖黃帝之學以自然爲宗其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今其所著書道德上下篇可覽焉

自是而後言道者附之或導氣鍊形或餌丹服石或符呪禱祀其說益下儒者笑之然不必笑也乾坤大矣何所不有古稱海中有不死藥黃金銀宮闕神氣成五彩彼遠於世界誠浩渺不可信嵩山二室固天地之中也傳記所稱龍穴仙館及浮丘子晉之屬人能道之豈盡誣哉疑以傳疑備列於册俾世知此山之大又知黃帝老子之道愈遠而愈紛久已離其本旨方外之士得有所省焉

周

李耳

李耳字聃號伯陽苦縣人母胎八十一年而生故世稱老子景王時爲周柱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聞老子之言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

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道書稱老子當定王時定王問在世仙對曰中嶽古先生者即尹是未知然否王子年拾遺記云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惟與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書經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闇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文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經皆以玉牒寫之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飲刺心瀝血以代墨道書云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今太室有金壺峰豈因子年記而附會之耶

宋倫

宋倫字德玄洛陽人厲王時入道凝心抱一不交人

事曰服黃精白朮積二十餘年感老君來降告曰吾有中景之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五德合慶六氣凝精分真散景保遐固齡子能修之立致雲軿出有入無徹幽洞冥三光並耀二氣齊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倫拜求之乃出靈飛六甲符付倫倫得經修之自然通感察物如神言無不驗能望巖申步淩波涉險不由津路日行千里變形易質翺翔原陸居於嵩山時遊五嶽焉

王仲倫

王仲倫衞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得道高唐縣鳴石山巖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者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袂詰之仲倫自言姓字世代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淩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得石含輙百日不饑

浮丘公

浮丘公姓李居嵩山脩鍊白日飛昇周靈王時接引太子晉往來嵩高山今太室有浮丘子晉二峰皆因之得名也世傳其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眞人顧又所著有相鶴經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

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乃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按王子喬名晉周靈王太子諸書所載多如此而蔡中郎王子喬碑云王孫子喬者上世之眞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傳聞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則不指為王子晉矣後漢書王喬傳喬河東人顯宗時為葉令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而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王喬犍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緱氏山登仙則又似別是一人矣近見李蓑蕭谷讜談附載於此以備考證

蘇林

蘇林字子玄中嶽仙人也兩目瞳子正方自言生於

衛靈公末年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岑先生授以鍊身消災之術後遇仇公敎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行之甚驗仇公曰吾術盡於此矣不能使子白日升天乃致於涓子涓子脊中仙人也守之彌年又敎以守三一之法告林曰三一者太微之玄眞上淸之元圖一曰洞眞二曰妙經三曰素靈此書淵秘非賢勿宣汝有至心故以相付一則消除萬害一則形軀不敗乃地仙之美術長生之眞法也林因受之得以遊翔名山看望八表從容數百餘年後自稱黃泰

故著故敗皮袴角皮褶賣芒屨於陳留市中遇紫陽眞人授以道要不知所終

邛疏

邛疏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煑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

劉奉林

劉奉林一云婁奉林周時人學道於嵩高山服黄連以得不死然亦不能有所役使積四百年三合神丹為邪物所敗乃行徙入委羽之山能閉氣三日不息

於今千餘年矣

施存

施存春秋時齊人自號婉盆子人稱胡浮先生師黃盧子得三皇内文遁變化景之道役御虎豹之術先居南嶽石廩峰每出則乗白豹時步還山豹即迎之或隱或顯後常在中嶽少室往有壺公者即其人也

素眞人

晉永康初乗豹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冲和見

王觀香

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於子喬爲别生妹受子喬飛解脱網之道得去入緱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道成白日冲天

秦

姜叔茂

姜叔茂秦時封巴陵侯隱於句曲山種五果并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而用之令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得仙後嘗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飇車宴於

句曲晤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亾我勞如何

丁寔

丁寔者多游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面若桃華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變故不記多少歲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

何不為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故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唐天寶末禄山將反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漢

周栖野

周栖野中嶽人著故破衣隱其姓名如風如狂常往來於九衢狂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鳴

天鼓養泥丸潢之鄉相聞其歌頌皆異之相與開釋莫之能喻者唯留侯知是仙人微服往謁延入密室潛有所授約以後期會於嵩山小有洞天後留侯佐高祖成功之後竟從之

劉根

劉根潁川人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名之

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按群仙錄云頹川太守杜新與本傳小異又劉根別傳云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峥嶸上東南下五十丈冬夏不衣身毛皆長一二尺顏狀如年十五時

王興

王興陽城人漢武帝上嵩高山起道宮齋潔思神忽

見仙人長及二丈餘耳出頷下垂至肩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然不見武帝顧謂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嶽之神以此諭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二年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官亦多服之然莫能持久惟興聞仙人之言乃採服之不息後白日昇天

張道陵

張道陵留侯六代孫也舉賢良方正雖仕而志在錬

形遂退隱北邙山章帝以三品印綬起之不就入嵩山遇神人告之曰石室中藏黃帝丹經琅函玉笈之書子行必獲矣遂從之果得其書於是築壇朝眞以煉九丹丹成謂弟子王長曰服丹當冲天然吾未有大功豈敢遽服宜爲國家除害興利然後服之則吾臣事三境亦無愧矣

魯女生

魯女生長樂人少好道初服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

鹿後採藥於嵩高山忽見一女人坐山澗中女生知是神人因稽首乞長生之要良久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汝當得仙故得見我我將授汝寶文秘要可以威制五嶽役使衆靈乃出五嶽眞形圖以與之并告其施用節度女生道成遂入華山後五十年有人見於西嶽廟前顏色更少乘白鹿寄語謝其鄉里親知故人東方朔曰五嶽眞形者山水之象也盤曲迴轉陵阜形勢高下參差長短卷舒波流似於奮筆鋒鋌暢乎嶺巊雲林玄黃有如書字之狀是以天眞道君下觀規矩擬縱趨向因如字之韻而隨形而名山焉五嶽古本眞形圖云黑者山形赤者水源黃點者洞穴口也畫小則丘陵微畫

大則隴岫壯葛洪謂高下隨形長短取象家有蓄圖者善神守護其家衆邪惡鬼灾害疾病皆自消滅也若上士佩之則萬神皆爲朝禮矣山蹤泉脉源流上下昔王母授武帝本經萬餘言在圖上今分爲五百傳授禁限其科嚴不可得傳也抱朴子曰凡修道之士棲隱山谷須得五嶽眞形圖佩其山中鬼魅精靈虫虎妖怪一切毒物莫能近矣

晉

商丘開

商丘開晉人幼好道居姑射山能蹈水火而身不焦溺或救覆舟或噀水而滅火善丹青然身常貧客隱范氏家諸客莫不狎侮之范氏一朝家大火諸客莫

能救商丘開獨入火取錦往還埃不漫身不焦火大
熾對諸客噀水即滅衆方疑其神人慙謝後入嵩山
不出

梁

廖沖

廖沖字清虛梁武帝大通三年居連山郡以才德見
稱為本郡主簿後辭官遊探道要居嵩高山久之過
荊渚公安二神作妖起風浪阻船因除伏之令護船
而渡至南嶽於祝融頂遇太平眞君傳道要復謂二

神曰吾居郴陽作丹可為吾守鑪他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歸鄉常乘一虎執蛇為鞭年一百餘唐睿宗先天二年風雲晦冥而昇

後魏

寇謙之

寇謙之字輔眞上谷人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後遇仙人成公興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尋有人將藥至皆毒蟲穢物謙

之大懼出走興還闡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耳興伴謙之七年忽謂謙之曰明日中應去乃入第三重石室卒明日尸欻然而去謙之守志嵩嶽精專不懈神瑞中忽遇天神乘龍駕雲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授謙之新科經戒九卷符籙十餘卷始光初獻其書於魏世祖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上疏讚明其事世祖名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後謙之卒口中氣出若雲煙

至天半乃散屍體引長八尺三寸三日遂縮二尺人謂尸解云

唐

王遠知

王遠知楊州人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其父曰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博綜群書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陳後主名入重陽殿辨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遣使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鬒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於

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唐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洲即茅山為觀俾居之遠知多怪言詫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謚升玄先生

潘師正

潘師正字子眞貝丘宗城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家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靜寡欲居嵩山逍遙谷二十餘年唯服青餌飯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至谷中問師正山中何所須對曰所須茂松清泉此山中不乏又命作符書辭曰不解符書帝與天后歎異之而去明日步輦載至行宮與語留連信宿乃還尋勅所司於其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立精思院以處之及

營奉天宮又勑所司於逍遥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眞門皆爲師正立名步輦迎至之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賜詩凡數十首甚見尊禮永淳元年將卒謂弟子曰吾黙遯於此乃復過勞世主驚擾靈嶽誠罪人也汝等學道不厭湥眇卒時年九十有八謚體玄先生詔司功王適撰碑文

劉道合

劉道合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嵩山高宗聞

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焉數名入宮及將封泰山屬久雨帝命道合禳祝俄而霽帝大悅即令馳傳先登泰山以祈福祐前後賜賚皆散與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為帝作丹劑成而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易衣改葬其尸惟空皮而背上開坼若蟬蛻者衆謂尸解高宗聞之恨曰為我合丹乃自服仙去矣

常善俊

常善俊京兆人母初妊每啖血食則連夕腹痛遂蔬

食既生年十三長齋誦諸道經後詣嵩陽觀事黃元賾參佩道法又從臨汝洞元觀道士韓元最復授祕要唐高宗調露初有劉文兒過山之西見神人長丈餘介甲而坐見善俊來起迓之文兒欽異遂從善俊歸嵩陽嗣聖中善俊嘗過壇墟店東遇黑駁犬繞旋不去因畜之呼爲烏龍如意中將遊少林寺以齋食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謝曰吾過矣尋出寺而去望之愈遠而犬愈大長數丈化爲龍善俊乘之歸嵩陽絕迹不復出長壽中忽謂弟子曰吾學道已

九十九年今則百矣太上召我當往遂乘龍去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陰縣人少通經誼美文詞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流俗入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盡通其術天寶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遊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術對曰道術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支辭蔓語徒費紙劄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事

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鈞每闢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寓諷天子重之鈞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及安祿山稱兵乃還茅山又入會稽剡中至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曰宗元先生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一名子微字道隱世居溫生而能言天錫神表年十二師潘師正於嵩陽受金根上經三洞隱書嘗有鳥如鳳凰下集香几爪痕著成書文曰東華

上清眞人自是人益神之後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至睿宗時名見問陰陽術數及理國之道深加賞異欲加寵位固辭乃厚賚遣還公卿多賦詩送之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明皇好道術徵承禎入內殿大加禮敬語秘不傳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博學能文善篆隷金剪刀書自成

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刋正文句進之文靜天師嘗與承禎隔屏夜宿禁中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啓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聽乃承禎腦中之聲也黄庭經云左神公子發神語此之謂矣久之復往天台山一旦忽告弟子曰吾自玉霄峰東望蓬萊有靈眞降駕今為東華君所名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蛻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幾百歲矣道藏云初明皇登封太山因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為國之望然靈仙所隱亦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於山頂别立仙官廟自承禎始也

李含光

李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開元十七年從司馬承禎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眞王清之客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仙遊玄宗名詣闕與語歎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眞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若忽道德而求生狗欲則似繫風玄宗深感異之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歸茅山後特賜楊

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賜號玄靜先生大曆四年冬十一月坐蛻於紫陽別院執簡如生時年八十有七

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善筭心術凡人心之所計布筭而知之卜居嵩頴間石堂山之洞著頴陽書三篇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坂下和璞至死已踰日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於牀引其衾同卧閉戶良久起具湯沐須臾即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疾篤聞寢

壁有穿穴聲竅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先生令太乙相救言訖而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琯為桐廬宰與和璞攜手出城至夏谷村廢佛堂和璞以杖擊地掘得一瓦缾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琯曰省此乎琯髣髴前世嘗為僧名永和璞曰君當為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以食鱠棺以龜茲琯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臥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名會郡齋進鱠食畢疾復作翌日果終前有賈者施龜茲板為老君帳因

假以為棺和璞廬終南時崔晤與其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旦夕有異客子等為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晤欲見不自止遂趨而過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垂涕曰少聞先人言某實老師之後身然前身不甚記和璞後亦不知所之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緘以玉匣題曰大魏太平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姥曰少

年顴骨貫於生門命門臍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眞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受之姥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約數百言又敎筌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筭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旣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沈於泉及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

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之

呉善經

呉善經嵩山學道十餘年周歷幽勝忽直一洞門廣丈餘高五六尺徐行入二三里即覺似濃煙霧中又數里豁然明朗山川洞開四顧極遠巖下有道士五六人奔往禮謁比至唯一人在焉善經拜禮修謁自幸遭遇乞延生度世之要仙者欣然曰度世之道須青籙著名天挺仙骨未易言也然子慕道之志亦可

憫焉因指石牀上有書數軸令取一軸來依敎取之
仙者笑曰未可敎以出世之道且讀此可以於人間
整叙經書辨識文字以佐王者增爾善功耳即授以
指訣丁寧再三善經了然頓悟一一詳識即令出山
指以他徑頃之已在洛下矣自此經中玉篆亦書實
章眞訣展讀詳熟與隸書無異憲宗皇帝修內殿於
斗拱內得符一函中外無有識者名善經入殿內示
之披讀周悉輒無凝滯賜以金帛即令注解以進善
經在洛下九十餘貌若嬰孩齒髮不衰後遊五嶺不

知所在

賀自眞

賀自眞莫究其所從來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爲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眞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聽禮驚歎不已乃賦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軿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

光陰幾萬年

譚峭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書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終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乃聽其所為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為樂

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
臥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蒸蒸然
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尋訪寄之以衣喜而復書家童
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
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答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
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後居南嶽鍊丹成服
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
不出矣

應靖

應靖不知何所人也唐僖宗時爲登封令有惠政黄巢犯東都分兵徇屬邑登封吏民惶懼無計靖曰吾邑無郛郭無兵器無粟何以守乎即空一邑往保嵩高山自爲殺賊追及靖力戰以捍之賊解去登封之人獲全靖既而棄官學道遂仙去隱其姓以名顯故謂之靖長官宋哲宗元祐中劉几常遇嵩高山中天姿疎散浩然也長官嘗以道授黄蓬石有何格非者仕至二千石少慕清高亡何亦見長官於大蓬山飛仙巖自是數至長官喜抵掌談笑飲酒至斗餘然坐

在立亡倏忽千里不可測度一日長官過格非曰眞人尋浮空而至並坐語格非遽起再拜求指敎眞人曰子自有師矣格非志不篤己而不能悉如長官言以疾終焉一說靖長官眞定人

王仙君

王仙君以唐昭宗天復初自上黨雲遊經北邙緱氏入嵩山曠度虛懷澹然無迹雖與同侶相接莫知其所爲放志林谷飄忽無滯遂迷其所之歲餘其門人道士與其弟姪自壺關太行南遊嵩少歷問所經宮

觀物色求之乃於嵩山西北絕崖中見之仙君端居嵌竇之內宴坐凝然高聳且百仞壁立懸絕非攀援所到門人等炷香瞻禮涕泣戀慕不忍舍去良久仙君忽謂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名爲少室仙伯仙凡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

焦鍊師

焦鍊師者嵩山之神仙不知何許婦人也或云生於齊梁時其年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不能

測其往也李太白訪道少室登三十六峰聞錬師之風慕之灑翰賦詩遥爲寄贈李頎亦有詩二詩俱見韻始篇

薛玄同

薛氏河中少尹馮徽之妻也道號玄同嫁二十年常託疾獨處誓焚香念道别居一室持黄庭經日三兩遍咸通十五年七月夜忽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曰紫虚元君将親降於此如是凡五夕玄同焚香以候元君果與侍女降於其室憩之良久示以黄庭塡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之丹一粒謂玄同曰可八年後

呑之當遣玉女飈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至廣明庚子歳大寇犯闕馮與玄同寓跡於常州晉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直瀆口欲抵别墅乗流之際忽見河濵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舟檝者舟人驚駭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揮曰未也猶俟春中自私第去無速也其官吏遂各散去同舟者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餌紫虛所賜之丹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十四日夕

終於私第有仙鸖三十六隻翔集室宇之上玄同尸質柔煖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一點良久化為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尺十五日夜雲彩滿室忽聞雷電震霹之聲棺蓋飛起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衾而已

宋

許昌齡

許昌齡安世乃旌陽眞人之後也蚤得神仙之術頼陽石堂山一峰雄秀上有石室即邢和璞筭心處也

昌齡聞其奇杖策來居天下傾焉後游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云綠髮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公又有贈許道人及送龍茶戲石堂山隱者七言古詩三章並傳於世見章成篇又贈昌齡七言律云南莊相對北莊居更卜深山十里餘幽徑每尋樵徑上眞情還與世情疎雲中犬吠流星過天外雞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見西清詩話

賀蘭棲眞

賀蘭棲眞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

憚寒暑往來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鄽閒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聘赴闕既至眞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果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王仔昔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遊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

名見賜號冲隱處士帝方以旱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畫一日黃門又持紙至仔昔不爲畫惟篆符其上傍細書云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强之乃持去蓋帝黙祝爲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説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

劉居中

劉居中汴人也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曰控鶴菴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竆日力而至兩人不能堪皆舍

去獨居中居之自若凡二十年山中常聞石壁間老
人讀書聲逼而聽之寂然旣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
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眞黃白之學無所不有居中
縱讀之悉洞曉其奧義靖康之亂居中下山獨取其
首尾全者數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
散不知所從來也南渡後宋高宗紹興間嘗名入宫
賜號冲靜處士居中生於神宗元豐七年甲子百餘
歲矣不知所終

黃敬

黄敬字伯嚴武陵人少誦讀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官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嶽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眞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不可師我紫陽固請不止敬乃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翁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搓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窈冥

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黄伯嚴乃漢末人誤置于此

邊洞元

邊洞元洛陽人幼慕老莊學因隷籍為道士凡遊四方貨藥以自給一日登嵩山崿嶺遇一書生以木簡負數冊書又携一大壺同憩於古松之下洞元問曰君何往曰往嵩陽肄業復曰壺中酒命師飲之可乎曰幸甚於是連飲十數盃洞元乃醉書生曰小子有術可與師醒酒然慎勿懼之遂取木簡摩拭俄而化為劒復曰欲借師之肝膽之可乎洞元懼而醒乃俯

伏乞命書生曰覬子有仙風道骨然未有所遇遂授劒浮空而去擲下一卷書謂洞元曰収之請相訪於五雲溪既展看即數幅紙五彩畫研茶槌二十枚殊不曉其意紙尾有絕句詩云邂逅相逢粵嶺邊對傾浮蟻共談玄擬將劒法親傳授却爲迷人未有緣洞元感歎不遇皇皇若有所失久之歸洛陽乗醉入水不復出後有客自衡湘來言洞元在南嶽觀中託附書至洛陽其親舊辨其墨迹乃洞元親筆蓋水解也

大明

馬之瑤

馬之瑤太康縣人棄家遊嵩山居太室之絶頂善吸影導氣之術雨雪絶糧或數日不食人名之食又能大啖當邑旱持畫一軸謂人曰吾與龍王祝萬壽爲汝輩乞雨忽聳身入潭中須臾復出衣履不濡曰某日當雨後果驗與人語多顛狂不經不能窺其際也

顏道人

顏道人不知何許人以運氣內養爲事隆慶末年於少室山巔鑿洞深丈餘謂弟子曰吾欲入洞修道汝

可築土實洞口必令內外呼聲兩不相聞乃止仍盡伐洞口草木絕樵者往來三年後可啓視之如身敢則道不成也弟子如命築之踰三載其弟子同百餘人啓洞審視師果兩手抱卵端然而坐洞去白道洞四五里在御砦東頂後仍封閉矣

萬曆戊申歲中州大旱登封自春正月至夏五月不雨予終日徒拜赤日中曬背成甲禱卒不應意甚憂之念此後即雨已非播穀之時獨有荍音喬唐高承簡傳野有荍實俗作蕎麥猶可種耳民間素不蓄此恐難卒

辦乃出帑羨若干緡佐以薄俸收糴貯庾中以為
民倡又設法招誘四方轉販者諭令百姓量力買
糴肩背相屬而價不騰踊時亦有笑予迂闊者曰
雨安在張皇若此乎至六月六日辛酉予早起步
禱於龍潭既畢時正息訟停徵縣中無事因信步
向東北探幽而行既入大峽渡一澗道路險絕從
者多停峽口跋涉久之境益奇邃遂舍衆獨往止
一小吏頗負勝具負印隨行又三四轉折約二里
許密樹沿溪氣甚清涼忽溪邊一隱士長鬚修軀

年約五十餘揖予曰令君勞苦雨闗天行非旦夕可速令理數俱極再踰旬日或得沾濡盍爲種計予曰日収菽實公私俱積顧安所得雨乎隱士大息良久曰可惜可惜予心知爲異人執禮愈恭稍詢其氏里隱士不答手向東北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一方民必須此物予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付之吏回就隱士則已攬衣登一懸崖抗手作別云後當再晤追不及矣予尋舊路歸至半途迎者亦至乃上馬心念六月

非長菜之時且山中諸草半枯此菜何以獨茂必當有異薄暮至嶽廟煑而嘗之芳美尤絕次日急下令民間收糴菜子公帑無可移借者括私宅銀章酒器脫內人簪珥之屬遣人四出數日得菜子數百斛散寄各鄉社至十五日庚午望嵩山東北遥祭具祝幣焚之又三日癸酉率衆往詛龍潭以激神怒自午至亥大雨如注四境沾足予又下令民間荍菜兼下種不得分播富者自辦貧者官給數日苗出青被壟畝予日日往來郊野省視詎意

雨後復四十日大乾前苗盡稿百姓始皇皇謀他徙矣予憂深病極閉閣偃臥計無復之至七月晦日甲寅忽大雨自是或三四日或五六日輒雨連綿至秋暮枯菝無一生者而菝中之菜勃然重發高踰二尺大過常年數倍於是流徙日歸收菜曝乾塞檐充棟得以卒歲矣萬口生靈幸免溝壑者始於隱士之一言也予感此異人不敢貪天功以為己力欲記則近於語怪不記恐沒其實無以昭示將來忽忽四載會嵩書告成遂援筆書於黃裔

篇之後云

門人焦弘祚 陳懋齡校字

嵩書卷之八終

嵩書卷之九

文林郎登封縣知縣傅梅元鼎撰

竺業篇

外方長曰自西方之教蔓延中夏域內名山半爲梵宇據之令持鉢荷錫之流與四民分道而馳矣求在身爲律在口爲法在意爲禪庶幾所謂佛者累世不一見儒者往往詆之而搢紳好奇者乃欲代其徒精解而攻焉此亦賢智之過也夫佛始於天竺其道以爲人死性靈不滅輪轉受形所行善惡各有果報修

其道者湅練神明湅練不已以至無生則佛矣佛者覺也以慧為歸以定為門定則悟悟則慧而以慈悲為室和柔忍辱為度而約於一空故豪穎者嘉其超恬雅者契其澹即麤鄙者亦足銷客氣之浮游彼其始固天地運氣萃於一隅者耳儻亦聖人所不必敵者邪然而果報之說淺矣愚者之所設非好奇者之所宜惑也二室多古寺而少林為大基肇於跋陁法傳於達磨自是而後高僧雲集戒壇時復有錚錚於彼道者於是嵩山得稱祖庭非諸方所敢望矣予悲

世之入其教而迷其旨也略採傳記姓名令得有所證焉亦足以明天地聖人之大矣

南北朝

跋陀

跋陀禪師本天竺人一稱佛陀學務靜攝博通經法在彼國時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跋陀無獲有謂者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克非可斯須徒爲虛死可於震旦別立緣也從之勤苦勵節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孝文帝一見敬隆誠至特設禪

林鑿石為龕給以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知其非常人也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敕設靜院居之陀性愛幽棲林谷是託屢往嵩嶽擬謝人世未幾帝敕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陀旣卓錫於此四方來學者聞風嚮會衆恒數百一一篤課無倦後連度二沙門慧光僧稠教傳定業釋道為之大振化行東夏矣年漸遲暮不預僧倫移居寺外別房感一善神常隨擁護每食必祀之將終之夕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於今尚存相傳少林開創時有識云後

五百年當有女主來欲葬此跋陀因叱水不令東流至唐則天后果欲奪其地竟以無水而止云

達磨

達磨大師天竺國王之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其師般若多羅取通大之義爲改是名師既得法住止天竺六十餘年乃辭國王東遊震旦國王爲具大舟送至海濡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武帝大通元年魏明帝孝昌之三年也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詔至闕庭帝問師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

不可勝記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合遂去梁折蘆一枝度江而北留於洛陽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於時有慧可禪師立雪斷臂求授諸佛法印得其精髓傳領衣鉢法偈及楞伽諸經咸得

餘緒以度迷情行化已終乃往禹門千聖寺息脚三
日期城太守楊衒之仰求宗旨懇留住世師不獲已
受以讖語衒之默記禮辭而去師以化緣已畢傳法
得人曰吾即逝矣端坐而寂時梁大同二年魏天平
三年十月也至十二月葬於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
後二歲魏使宋雲自西域還遇師於葱嶺見師手提
隻履翩翩西逝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
師而東既歸帝果登遐雲具奏其事其門人啓壙乃
空其棺其中唯隻履而已遂取履供養於少林寺至

唐開元中有人竊置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代宗追謚曰圓覺大師

按傳燈録云達磨以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刺史以表聞奏帝遣使齎詔迎之磨以十月一日至金陵然自廣至金陵亡慮三千餘里將命者往而復磨方啓行豈使者能以十日之間便歷六千里乎又謂魏孝明帝欽磨異迹三屈詔命竟不下少林及磨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於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磨以十月至梁當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即位未幾爲尒朱榮所弑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而分割爲東西魏然則達磨在少林時正値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帝令啓壙之説乎又按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

蔥嶺冋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録也至云光統律師菩提流支數下毒害達磨至於不救尤爲謬妄今並削去

慧光

慧光姓楊氏定州長盧人年十三隨父入洛往佛陀禪師所從受三歸陀異其眼光外射如燄溪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卷覽文皆若昔習遂度而出家所習經典便爲人說辭旣清靡理亦高華時人號爲聖沙彌因獲利養受而還施然量度弘方不拘小節佛陀曰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

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源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及年登冠學行略周乃從辯公參學論說之美聲颺趙郡後入洛京搜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方事紙筆綴述所聞兼以意量參互銷釋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為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會佛陀任少林寺主譯翻十地諸經光時預席以素習方言通悟綱領命章開釋草創基茲其華

嚴涅槃維摩十地等並疏其興旨而弘其演導文存風骨不事章句朝野為之欽服嘗遇亢旱光就嵩嶽池邊燒香請雨尋即流霔原隰民皆利之後名入鄴都轉為國統將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旣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未幾奄化

慧可

慧可大師虎牢人姓姬氏生時光照滿室因名曰光自幼志氣不群博涉詩書尤精玄理後覽佛典超然自得遂出家於永穆寺終日宴坐久之忽於寂默中

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遥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白於寳靜禪師師謂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意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遂造於少室師事達磨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乃堅立向師求教會天大雨雪光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泣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刼難逢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覬眞乗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

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法器乃曰諸佛最
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遂與易
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
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
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久之
遂盡得達磨之傳師將示寂西返天竺乃顧慧可而
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傳授以
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為法信可
跪受其衣後師端坐而逝自師託化西歸可繼闡玄

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以所授達磨衣鉢傳之僧璨即於鄴都隨宜說法韜光混跡積三十餘載至隋開皇十三年三月逝於莞城縣令稱二祖云

僧稠

僧稠姓孫鉅鹿人心厭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腰氣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湥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陁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湥

要即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敝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謂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湧上神異如此後詣懷州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鬬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觸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於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北齊高帝詔稠將啓行而峰巒振響飛走悲鳴如是者三日而止稠至京師

降蹕迎候命入宮留四十日出居外寺尋有旨罷講席俾沙門盡習禪觀禂入諫帝以為弘通教理漸誘童蒙正賴講授願勿禁也從之及宣帝即位嘗謁禂禂牀坐不迎其徒有勸迎者禂曰昔賓頭盧尊者迎阿育王起行七步致王失國七年貧道雖寡德冀帝獲福耳俄以此被譖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之禂已前知預出十里許候之帝怪問禂對曰恐身血汚伽藍故遠來就刃耳帝戄然悔謝謂其臣楊遵彥曰朕不明幾妄黷聖師即奉之如故當終之時異

香滿寺項有白鳥數百徘徊悲鳴移時乃逝

善慧

善慧大士姓傅氏名翕婺州義烏人年十六納劉氏女爲室生二子嘗有西域沙門見大士曰吾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今兜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歸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韛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居無幾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身大士喜曰吾得首楞嚴三昧即舍田宅及賣妻子得錢

五萬以設法施會遂於崧山之頂因雙檮樹刱寺而居故稱雙林大士日自營作夜則行道復一日於山頂繞連理雙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前引維摩接後唯釋尊頻顧大士共語由是異迹日顯遣弟子傅暀致書於朝梁武帝覽之遽遣詔迎至帝問曰從來師事何人答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太子問大士何不論義答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曰何爲眞諦答曰息而不滅帝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

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答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答曰天下非道不安非禮不樂帝默然未幾大士辭退遂還雙林至陳大建元年四月加趺而逝

隋

洪遵

洪遵姓時氏相州人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專學律部嘗自惟曰出家基址其在戒乎乃辭師友遊方聽習諮訪漢義三年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資雲

公前後叅聽並扣其關戶渙然大明又從鄴下暉公
講論文疏登座覆述衆仰如山自後徧諸禪林叅學
問法年踰十臘四遠望風堂盈千計齊主寵之授爲
斷事沙門時青齊諸衆連有訟爭下敕令往遵以法
和喻以律科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法侶欣然及齊
曆將季擅名逾遠非類不交唯與慧遠等名僧隱於
白鹿巖中及宣政搜揚被舉住於嵩嶽德不孤峙衆
復屯歸隋開皇七年下敕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
奉見特蒙勞引令住興善寺又敕與天竺僧共譯梵

文後復敕請為講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開導
四分為僧祇之絕唱仁壽四年敕使導奉舍利往博
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鶴數十頭當於輿上旋繞數
帀久之方逝及至城東塔所夜有白光數十道各如
車軸至四月八日當下塔時又見白蓮華在塔四角
高數百丈容葉分布垂於虛空下覆訖乃滅由是導
之名譽益震遠邇矣以大業四年五月卒於興善寺

大志

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天台顗禪

師顗覩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因名為大志開皇十
年行遊廬嶽住峰頂寺誦法華經索然閑雅音聲清
轉聽者忘疲後於蓮華山甘露峰南建靜觀道場頭
陀為業介爾一身不避虓虎山粒數絕終日忘餐容
色如故經歷七載禪業無斷晚住福林寺會大業屏
除流徙乃變服毀形頭擐孝經麤布為衣在佛堂中
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
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東都
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嶽用報國

恩帝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烙臂以刀截斷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於時大衆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而志詞色不變時誦法句讃歎佛德為衆說法不絕臂燒既盡乃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

慧蕭

慧蕭姓劉氏家於許州之長葛十八為書生聰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強識前聞以戒行見稱開皇初遊學鄴

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示四分聞泰山靈巖寺幽栖結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尚年衰復還中嶽時龍門沙門明朗聞蕭道聲籍甚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於蕭而畢身禮事湥相悅服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相與同行住於龍門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後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晉川英彥相與周旋留連累載自中條王屋巨壑湥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也逮隋季大亂河東郡丞丁榮敬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被

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彌崇法會蒲陝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於仁壽年七十有三

唐

慧安

慧安荊州支江人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安本無名遂遁於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安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甚衆後潛入太和山煬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徧歷

名山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
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安曰
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安曰當觀密作用
曰如何是密作用安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
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谿武后徵安至輦下待
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安甲子對曰
不記帝曰何不記耶安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
起盡焉用記為神龍二年賜紫袈裟仍延入禁中供
養三載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

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廻公來見安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年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得舍利八十粒

元珪

元珪姓李氏伊闕人生有異質永淳二年隸名閑居寺律戒惟謹後悟少林禪宗卜廬於龐塢一日有峩冠貴人徒步造訪珪異其英偉問所從來對曰我此嶽神也願受正戒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也戒外無

戒又何戒哉神稽首再拜懇請珪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乃歷詰之曰汝能不婬乎不盜乎不殺乎不妄乎不遭酒敗乎神亦歷應之曰能辯議甚多不能悉載珪曰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能戒哉又為備述佛法數百言神曰我誠淺昧師授我

戒旣聞命矣願報慈德効我之所能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少展奇功使天下知有佛有神耳珪再辭不獲乃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而無樹北岫甚多汝能移而植之乎神曰諾俟夜為之即辭去珪送之門見儀衛森嚴如王者之狀淩空漸没焉其夕果風雨震電大作棟宇振搖鳥獸驚奔良久始定珪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約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栢盡移東嶺森然成列焉珪至開元四年卒

破竈墮

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
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多烹殺物命
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
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
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師
前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
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
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侍僧等問師云某等久在和
尚左右未蒙苦口直為竈神說什麼徑旨便得生天

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遘伊語脉豐禪師乃低頭义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遘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其後莫知所終

丁居士

丁居士定陶人不著其名專勤梵行嘗往來嵩山禮

事普寂禪師得其滚法將終合掌跏趺儼然而絕遠
近諸寺院鐘磬不擊自鳴人多異之旣葬三載為開
元十五年西域僧安靜振錫東遊至定陶直問丁居
士何在鄉人以實告之靜曰伊乃在家菩薩也遂至
墳所躬自開發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取視其骨皆
金色連環若鎖可五丈許鏗然響亮環杖頭而行別
樹塔重葬衆咸驚歎未幾靜不知其所之

一行

一行姓張鉅鹿人郯國公公謹支孫也卝歲聰穎讀

書不再覽輒能成誦出家嵩山師事普寂禪師精曉經法寂師嘗設大會遠近赴期數踰千衆先請盧鴻爲文讚之至日鴻持文至寺置於几案鐘梵旣作鴻謂寂曰某爲文數千言字僻詞與盍選朗悟者面爲指授寂乃令召行旣至伸紙一覽復致几上鴻怪其輕脫俄而群僧會於堂行抗音宣誦一無遺誤鴻愕視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敎也當縱其遊學自是求訪師資不遠數千里問律藏於當陽僧眞並習陰陽讖緯之書學筭術於天台山國清寺僧求太玄經於

道士尹崇又於金剛三藏學陀羅尼秘印復同無畏三藏譯毗盧遮那諸經著書數種計一百二十餘卷不悉其名內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已采入唐書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大衍曆成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可信非聖人其孰能之玄宗嘗召入內殿示以宮籍一覽即能熟誦帝嗟歎良久後召對無恒占其災福言多補益行又多異術移星致雨神變莫測其事不一也開

元未裴寛爲河南尹一日造普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欵語請暫息也寛乃屏從人止於旁室伺之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未久一行至向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寂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又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行遂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曰速聲鐘一行已滅度左右疾走視之瞑坐息絕矣帝親製碑官爲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

從諗

從諗青州臨淄人童稚之歲孤介弗群初投本州龍興寺從師翦落尋往嵩山琉璃壇納戒師勉之曰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聞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以眞定帥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麈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處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下傳之號趙州法道語錄大行爲世所貴也

崇珪

崇珪姓姜氏鄭城人家素業儒天寶中父故早孤遂議出家年十八遊南嶽淹留數載居棲霞寺經業蔚通道聲洋溢會賛皇李公德裕廉訪是邦延諸慈和寺久之珪曰吾有幽憂之疾非是居侯藩聚落之人也明歲遂行抵嵩山居於嶽寺太和戊申歲洛中亢陽唯嵩下多雨或謂為珪之德能動龍神也開成元年賛皇公攝冢宰請珪於洛住龍興寺兩京問道參學之士多從之遊釋望益隆矣忽告衆訣別入方丈而滅年八十六白侍郎為撰塔銘云

恒政

恒政姓周氏平原人少入鄉校業儒殊不嗜書籍或見佛經輒躭味不捨後就本州延和寺出家問道於嵩少受誦經法精專戒律尋入太一山中甫行風教學人蝟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蚌蛤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盈盤而進有擘之不開者俄變為菩薩形梵相克全莊嚴可敬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錦覆之送興善寺宣問群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唯知聖德昭應若問佛理聞

終南山有恒政禪師當知之乃詔而問焉政曰物無虛應此乃啓沃陛下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也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奇事焉得不信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帝大悅勅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奉之政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也年八十七卒未久有廢教之勅政之先見若合符節焉

華嚴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師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每日堂食齊集有夏臘者道業高而性褊時因卧疾不赴會一沙彌欲上堂無鉢向臘借之臘堅不與沙彌懇求再三臘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儻有損同殺我也沙彌持鉢矜持太甚食畢下堂誤蹴碎之沙彌惶懼遂至臘所長拜謝過臘大呌曰汝殺我也怒甚病亟遂死後華嚴於嵩山嶽寺與衆講經沙彌亦在列忽聞山谷聲震華嚴遂隱此沙彌於背後須臾見一大蛇長七八丈直入寺來努目張

口左右駭欲奔華嚴戒令勿動蛇升階睥睨若有所求華嚴喝云住蛇至座前遂俛首閉目華嚴以錫杖叩其首曰旣明宿業今當迴向三寶傳令諸僧齊聲念佛與受三歸五戒蛇乃宛轉而去時夏臘弟子亦在列華嚴謂曰此蛇汝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位為臨終時惜一鉢嗔怒不化遂至此適來欲殺此沙彌耳若殺之當永墮大地獄無出期也頼吾識破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尋蛇十里之外所過草木開靡皆如車路至澗谷間已死矣歸白之

華嚴曰伊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年十八當亡即却爲男然後出家修道裴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爲我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便可救之弟子受命至裴家郎中出見神色甚憂云妻欲產已六七日不下柰何僧曰某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牀席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十八而卒

藏奐

藏奐姓朱氏蘇州華亭人爲兒時嘗墮井有神人接

持而出卝歲出家禮道曠禪師及弱冠詣嵩嶽受戒
母喪用儒禮守制廬墓三年由此顯名尋遊方訪道
復詣五洩山遇靈默大師一言辨析旨趣符合會昌
中釋道幾滅已而復盛洎周洛再搆長壽寺敕度與
居焉時內典焚毀與從煨燼中手緝散落實為大藏
尋南海楊公收典姑蘇請與歸於故林以建精舍大
中十二年鄞水檀越任景求捨宅為院迎與居之時
有剡寇裘甫作亂執兵晝入與瞑目宴坐了無懼色
盜異之叩頭謝過寇平州奏其事改額為棲心寺以

雄之數年禪望大著徒衆雲集與學識泉涌指鑒岐
分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皆立褰苦霧坐泮
堅冰一言入神永破沈惑咸通七年秋八月預命香
水剃髮謂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滅焚化之日
異香凝空遠近郁烈獲舍利數千粒其色紅翠弟子
詣闕請謚奉敕易名曰心鑑塔曰壽相初任生將迎
與人或難之對曰治宅之始有異僧令大其門云二
十年後當有聖者居之比與至止果二十年矣

惟寬

惟寬禪師衢州祝氏子年十三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貞元中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寬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山寬曰汝秖識山何曾達道元和初詔至闕下白樂天問曰旣曰禪師何以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其致一也譬如江淮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寬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

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寬曰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何異凡夫寬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爲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也又僧問道在何處寬曰秖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寬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寬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寬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就化謚大徹禪師

允文

允文字執經姓朱氏秀州嘉禾人九歲父亡其家捨
文奉佛師授維摩法華二經敏速之性再稔皆通或
戲問文曰爾出家之後擬營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
陟蓮華臺而作獅子吼或誚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
志欲得大此兒將來未易測也至十六歲削髮投嵩
山臨壇大德遠和尚受法時年二十三矣後就中京
攻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既扣義
門遂入師室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太和五年返故鄉
後聞錢塘天竺寺講大涅槃經蔚為勝集文往學焉

歷住越嘉祥寺復移靜林寺專以涅槃宣導四方屬武宗澄汰例被搜揚晝披縫掖夜著緇縵罔虧僧行唯逭俗譏大中伊始復振空門重整法儀乃隸名開元寺寺之耆舊命講律乘詞高理暢學者宗之中和二年六月長逝享齡七十有八遺言不許封樹慕白傅自作誌預著方墳銘藏於篋笥門人懷益因尋閱文籍見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

彥暉

彥暉姓孫氏陽武縣人少時聞父讀金剛般若瞪目

凝聽若有悟者其家內嘗齋僧磬梵俱作暉於簾幕之下合掌欣然年十五隨師學法後於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隸習毗尼尋討內典皆能洞達且曰為善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三治性之極致也洛都先達無不推伏暉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無餘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畜門徒惟勞自己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為佛子焉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四方英士雲合景從精研論席鑚仰經宗其間碩學兼才故分為上下十

惡反其詞以善之上十惡則洞開性相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包內外吟詠風騷擊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梵唄表白導宣蓋立題分目皆門弟子為之乃極才能之際云暉因明百法論各講百許徧出弟子一百五十餘人著鈔曰滑臺盛行於世乾化元年秋八月以壽終

五代

貞峻

貞峻姓張氏鄭州新鄭人唐張果先生之裔孫髫齡

不弄年十四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丰神俊朗資禀穎悟未幾遂誦徹淨名仁王諸經計數萬言時同儕戲之曰汝是有脚經笥也峻遜讓而已及削染為僧十八升論座後於嵩山會善寺戒壇院納法因棲封禪寺今號開寶律院學新章律疏二十三策名講授長大順二年相國寺災樓閣廊殿四百餘間都為煨燼時寺衆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為上座前後數載寺遂重新視舊增華焉又請為新章宗主復開

律講僧尼弟子曰有五十餘人執疏問難峻之戒行冰雪相高暑未見裸寒止於袷食惟知量以清約而終爲後唐同光二年也

宋

報恩

報恩禪師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闡

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詔師居之參禪說法機辯雲湧一日問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敎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夯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隨擊禪牀一下其傳授議論

詞多隱怪狀多奇詭皆此類也又一日忽拈起拄杖
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
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
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地一下又嘗設百問
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刼所作業不忘為甚麼
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刼又畫一圈曰森羅萬象總
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又上堂拈起拄杖曰看
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
干休論佛意祖意漫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踪跡

明月蘆花君自看乃卓拄杖下坐報恩禪師有答張商英論三教書抄徹義理不能盡載見五燈會元集

慧昭

慧昭禪師河東絳人母娠合掌而生人謂循世僧也少年尚武輕財重義里中有鬬而直者將敗遂佐之為吏所執逃之永安昭孝院為僧終不言其姓叩之則曰幼孤不知吾第姓佛耳日誦經文數千言元豐三年結侶遊方禮法王寺冲禪師參究言下便契强記博聞為禪流所宗朝廷賜紫袈裟號慧慧昭大師政

和七年晝夢有異作頌曰緣生二十八地水火風別
夢覺向誰言三春花雨雪遂奄然而逝

金

敎亨

敎亨禪師號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生有奇瑞早歲
出家從實公法席參證頓解眞宗越逸流輩道譽大
彰實公遂記別曰吾謾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
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
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

王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汝輩各宜著力忽索筆書頌詞理奧不可曉其末後句云咦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

元

福裕

福裕自號雪庭太原文水張氏子九齡入學日了千言鄉閭稱曰聖小兒纫遭世變煢然無依道逢老比

丘勸以學佛曰能誦法華足矣裕曰佛法止是乎比丘異之與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龍象種也即為祝法授具歲在乙巳世祖潛邸慕其名德命住少林憲宗命總領釋教授都僧省之符至庚申歲世祖踐祚因論辨偽經馳驛以聞火其書乃賜光宗正法大禪師之號時萬壽祖席無可當之者衆請裕主之既老倦於接納仍歸栖嵩陽未久示微疾書偈告終壽七十三有弟子千餘人裕之住世也剛果英毅風神閑敞三閱藏典俱能成誦誘掖後學無倦色遇群

書善翰墨吟詠提唱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云紉
時與雙谿廣公同執事者七年遊方來燕親炙萬松
師又十年始終萬壽又十四年道益隆名益著學者
日益廣其住少林也萬松實為之主屬嵩少煨燼之
餘暫憩緱氏之永慶已而興仆起廢訓徒說法施者
如丘山來者如歸市嵩陽諸剎金碧一新洛陽白馬
經筵不輟皆裕力也世以興復嵩寺功比關山謂之
祖師再出世非虛語矣皇慶元年贈大司徒追封晉
國公

緊那羅

緊那羅者西天菩薩也至正初忽有一僧至少林蓬頭裸背跣足止著單裩在厨中作務數年慇勤負薪執爨朝暮寡言暇則閉目打坐人皆異之而莫曉其姓名至十一年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頴州紅巾賊率衆突至少林欲行刼掠此僧乃持一火棍而出變形數十丈獨立高峰賊衆望見驚怖而遁僧大叫曰吾緊那羅王也言訖遂没人始知為菩薩化身也衆感其德為塑像寺中遂為少林護伽藍神至今靈異按傳

燈錄隋開皇中天台顗禪師居荆州玉泉山有神通謁稱蜀前將軍關羽以戰功廟食此山聞師欲營精藍願庇役事七日而成捷出神功事聞於朝敕封玉泉山護伽藍神令天下寺院皆塑關像葢始諸此獨少林以緊那羅代也

大明

徹空

徹空和尚法名本原籍順天大興人父寓洛陽本生於正統丙寅有文在手成慈字少時祝髮洛之福先寺禮貞公為師貞公没本同家業儒三年經史皆通復入寺師詠公晝習釋典夜溫儒書寒暑無間如是

又三載豁然貫通天順中下令僧未度者還俗本復
歸家父母議擇婚配辭之成化丙戌始請度爲眞僧
矣久之參定國寺從公無方知識授禪學得曹洞眞
宗從公遂將僧伽黎印證法語手卷並拂塵悉以付
之時本年方二十有五也壬辰春入檀榆山三載閉
關習靜時蝗蝝徧野惟本菴地禾稼蔚然夏中亢旱
居民辦香叩請本出山爲禱雨即大降洛陽僧俗力
舉於郡請視僧篆本辭之有詩云松窻竹戶影沈沈
名利塲中寄好音許大乾坤今古事秋雲幾片掛疎

林未幾從公來住少林本隨侍執巾拂三載是冬少林主席者禮請開堂演法本陞座垂語機辯飈馳四衆歎服後乃遨遊吳楚江湖之間十有餘秋法幢高建遠播宗風弘治辛亥還山復入少林安禪與座者五十三員就食者幾千餘衆旬日後禪堂中外金光燭天三日方息俄供厨泉竭本隨禱而泉湧明年遂主福先寺本以高僧兼工詞賦請詩千文者户外之屨常滿壬申秋陞爲都綱總領一郡釋教預營壽藏於少林之西尋以壽終

文載

文載別號月舟北畿通州人父清早歲無子嘗禮事廣濟寺白菴禪師受戒發願曰若生子必命出家至景泰甲戌臘月十日夜清夢一僧入室而載生童稚時或結草為菴或聚沙為塔或塑泥為像或撮土為香或采花為供戲作種種佛事人皆異之九歲入鄉校讀儒書輒了了十三父謂之曰昔我有誓言今捨汝為佛子便當割恩愛也載曰為佛子者云何父曰讀佛之書行佛之道超三界利四生奚啻九族蒙庇

也載欣然曰唯遂禮白菴落髮年二十游虎林登昭慶方等之壇受大乘具足之戒三載北還閉門不出日習靜業因閱萬松評唱疑其葛藤潛心久之忽自省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回文之玅非鍼線細密盤旋轉折立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遂幡然出關參扣少林三周寒暑朗然大悟乃復北還徧歷京師諸大禪席弘治中住白塔精舍閱大藏經衣不解帶暇則流覽群書以資宏博正德改元少林諸徒以寺久無主舉載名請於祠部三辭不獲乃束裝

而南住持少林十六載門人以千計闡宗猷輝祖教令譽赫隆不脛而走四裔也至嘉靖甲申年七十三示寂

扁囤

扁囤禪師者號無空取派曰悟頓禹州陳氏子也年踰二十忽辭父母求出家父母曰此兒引舌過鼻非常人相任其去也乃投少林寺禮梵僧喇嘛爲師掛搭三年一日跪於師前請求法名師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禪師曰三世諸佛皆有名號弟子安得獨無

師授以心經讀至五蘊皆空豁然大悟曰身尚是幻
何處求名一日手編大圈於師前師指曰圈是汝
名也答曰既名圈圈內也無空師曰教外別傳方契
此語一日辭師至中條山修行三月有餘忽自惟曰
善財童子向南方參見五十五人歷百一十城莊嚴
妙行今住此山中獨善其身者好直造神仙耳去之
後到峨嵋絕頂結茆以居一日見阿彌陀佛手執大
彌陀經一部曰藏內有經藏外全無付授與汝廣令
傳化禪師遂飛錫周流寓內徧蹈九州後到京都遇

御馬監中貴張暹等侍以師禮卜吉祥菴居焉前後印造大彌陁經若干藏未幾復返少林嘉靖四十二年去少林再之峨嵋山欲以終老行至夔州江中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登岸端坐而逝祥雲結頂身如金色徒孫普明等曰少室吾師發身之地乃歸骨焉建塔葬之

予少不肯讀佛書然亦不至如种名逸裂經作幃自領縣嵩下歲以趨府或候客常十餘過少林兀坐松陰輒命僧取大藏二三函置几上覽竟乃去

不竟則於輿中卒業以爲常今旣五載覺有少入
嵩書之役乎手自纂錄名僧自此中得正果者共
若而人不敢謂即佛亦庶幾佛之徒也又有名存
事亡者如唐之普寂宋末之萬松輩方策旣無所
考耆宿亦無所傳難免遺珠之歎矣噫寺因達磨
得稱祖庭達磨不立文字終日壁觀今乃講頌唱
繁律儀近於史矣至於習戈棒演攻刺近於兵矣
又甚而高堂室華器御近於宦矣佛敎中衰莫此
爲甚遐想前哲能不大息云

嵩書卷之九終

門人高亮 郭國器校字